

英租界梅白路天保九如一六五號

天下	海上	名滿
行發房藥大和太		
聖毒病膚皮癩瘋柳花		
治一切皮膚癩瘋爛瘡	治一切花柳病毒	內蘊痛癢外發潰爛
及一切皮膚癩瘋爛瘡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神功
六零六	六零六	六零六

追記謝鏐慘死事

生花探)

謝雲爲湘之醜婦人，其父謝某，現任副庭憲佐，雖非富有，亦稱小康。住陽安縣西城樓境學士街，與謝者爲同鄉，性遭戾，富貴力，謝獨子，且兼詭寵愛，故無敢擾其怒。其母形瘦多病，一歲之中，輒與藥爐病榻，伴，同離離，及任其而已。

其後，謝雲頗覺異躁，莫知所往，咸相驚詫，嗣有好事之徒，一再偵索，始知謝與同邑歸馬府堂前（在衙門）一女郎同出，女郎曰英，爲本邑某家碧玉，年十七八，貌兼中之姿，因其修飾入時，且任女校肄業，異議之無，自命爲女中過客，常能裝妖態，挾香薰燭而逸，不知何往者，咸呼之曰「英口」，一般拜倒石榴裙下者，頗不乏口，阿某初與近鄰某生有染，某本爲登徒子，知伊弱小可欺，先以利誘，繼以情誑，兩相趨附，終至洩其歡懣而後已，試思謝雲嬌質，何能遭此摧折，英至此，亦唯推泣而已，時某生另有所戀，竟效王郎之薄情

所愛者，無不立謝，奈無生產之人，萬難供過於求（據死者謂余云每月中終點給資費五元）先向免爲維持，終點給資費無路，點金之術，逐漸罄括拮据之狀，女性本滿，人畜可大，雖有守節之志，亦難禁其所欲，今見謝雲貧富之分，知非所偶，時與勿辭，即使委身從事，斷難供己之揮霍，於是提出條件，要求退約，謝雲無奈，傷傷而歸，中夜然起，回憶前事，忽忽而醒，毅然投井而亡，時大雨三日，未有知者，及天明，始有人發現，乃爲之打撈，尸身稟剩，頭大如斗，挑爲之嘆，家屬即以之成殮，觀者莫不嘆惜，記者尤爲之不平，此民國十二年秋間事也。

今年余返日滬上，蘇中友朋來訪，談及謝雲及此事，去歲春上海某女體操肄業，余聞之不覺怦然有感，特以追述，我願該校務必加意管束，俾免有玷校風，庶不負滬人之期望云也，是爲記

記小曰，今人往往妄趨歧途，因

几个性史研究者

性學博士張競生著的「性史」，研究牠的不知有四五萬萬同胞的幾分之幾呢？我有幾個朋友，便是幾分之幾裏的幾個。

第一個，是性慾而好色者，不知在那裏（守秘密）化了四塊錢做個大茶盆子，買了四本學經，跳過了，以原價賣給第二個。

第二個，是新婚未滿年的少年，他買了學經，因為日間不便觀閱，便在晚間點了白花閨男，他很喜歡看研究「性」的小書，像金瓶梅呀，香花天呀，因蒲團呀，不下十幾種，今年又得了部性史，害他生了「三色情狂」，大打其「一八一八」。

第四個，他在朋友處偷了一本性史，在遠東園了房間看，看過了，便……

第六個，……

荆溪大觀

集一覽

八年前的楊耐梅

名聞南北，老少歡迎的楊耐梅女士，的，是一個細心朋友，把券別生擲她的刮刮是有錢人家的團秀呢，碎的信，一張一張的拾起來，用膠她未入甯靜的約八點鐘，我已經水結好，一看，原來就是現在大名爲券別生所毀，否則亦可製版刊於本報呢。（浦左壬春）

健孝上了一個當

(室編不)
(主福脩)

老弱大弄玄虛

(公此)



多情人偏遇傷心事

客花誰)

友變發生，文壇健將也，文采風流、性格溫和、兩年前、評海上蘇
兩曲之坤於幻報上，是非曲直、津津有關。輿論翕然服從，可見生
不識生、名實一時、生喜治淫，於是花叢中、足跡頻游、上瞞名君、曾
轉讓、爲案者、故生對於嫖經、頗爲豐富。吾業中有諸頭肉君、皆
某小報操陽性阿金姐數次、蓋陽性阿金姐，亦生之姝妹也、生本多
人、日在花花酒地中、得識一妓、隸小花園高第家爲妾、號六娘。
九年華、秀色可餐，有大家風範、無市儈習智、大有一見傾心、相逢
晚、而六娘亦傾心於是兩情繾綣、心心相印、大有在天比翼、
地理連之概、一對可憐蟲、未幾何日能成眷屬、且生常誦我本將心
明月、誰知好事難滿愿、又從今燒香祝佛罷、整期全神往還、嗟呼
天人不從人願、好夢竟遭漂浪、已變爲陌路人也、生追憶前情、
茫茫苦海、寂寂愁城、從此蕭蕭、

(姐同嘴尖)

恍若昨夢、回憶酒綠燈紅、與六娘
情語喁喁時、未免有情、誰能至此
、此情此景、猶在目前、生遂以此
、不禁淚濕青衫、多情入偏遇傷心事
、一若爲生驚異、余昨遇生於途、
生談及此事、淚向奪眶而出、生固
謂曰、汝復余兩元、然余又售人甲
乎、至此彼二人以言語不合、即
緩步去、時觀衆有某丙者、衣服脫
破、狀如新鄭然、顧乙而言曰、此
物係賸贈、汝何許彼八角、將何以
牟利、求之邑廟、不過一二角耳、
乙露顏而言曰、物誠賸贈、可貴者
惟一寶石、非邑廟所售者可比耳、
丙至以此爲良言不僞、森道右黃股
談值、一元購之、以便便宜、洋洋
然揚長而去、而不知甲乙二人串欺賊
騙也、丙去後、又可供我輩一日消遣
遇此阿木林、又可供我輩一語逍遙
客話其狀、不禁心嘆如某丙者、流
觀云云、邑廟看貨固亦一如知事者流
、但卒不能逃其騙、亦可想見其技
之精矣、

模特兒无性度

(榮花金)

老七也沒有法想，只好照單全收。老吳嫂大姐說了半天，老七的總統竟叫哈呢、哦，就是孤嫗兩字，雖然粗而醜惡的人，忽來不敢問某，肩一舊貨担，過而問價，甲索銀三，乙就稱再三，自語此物不能可稍廉否，甲曰：若姑說之，六角可耳，甲曰：何如如此，遂身即去，乙道而呼之曰：汝何心云何，有話但說耳，加倍，乙再持而細察之，至三元不售，乙再持而細察之，

官記得去年那位藝術叛徒，興起了什麼模特兒以後，一時間鬧得不可開交，東也模特兒表演，西也模特兒的照片，直鬧到九十九層天霄裏，那位道不上三個月功夫，好可惜的把牠消滅了，曇花一現，到了現在，差不多沒有再聽見這個名目的了，我們卻可以說得，那刀口老板，不能再提一位成功的藝術家，甲，舊事不再重提，且看現在，却又新出了一位化學博士張鏡生，也來提倡他老人家的性學了，除了他教授之外不算，並且再出了「那什麼」一集的性史，哈哈，終算也一時風行得可與那模特兒並駕，在下也去買了一冊瞧瞧，內容如何，不在這範圍內，暫且不提，但是終要希望他老人家達到了成功的目的地，不要使那位藝術叛徒式的海市蜃樓，瞬息間出沒才好，我想他不至於為那樣的，現在聽說什麼麼第二張票要出版了，不知確不確呢，（編輯先生，請你不要說我和他登了義務廣告才是，哈哈）

二折白記

便爲

街中貨物、更堆滿地、任人購買、熙熙攘攘、爲年終集會、而熱鬧之極些來啊、(有人說：你却不運動、我們可不負責任！)要集會、更形擁擠、余有戚某、偕其弟弟來鎮、意欲購買雞鴨者、乃令其弟自購之、且給以鈔票十元、其弟行至東街、至寶興處還

即以鈔票令找，所得找洋五元鈔票一紙，現洋二元，均置於袋中，而納於馬褂袋中，忽市人驟擠，史某之弟，以手中携有鴨數百，克前行，祇能隨人進退，及出人叢，摸取皮夾，已不翼而飛，各各找尋，然人山人海，更從何處找尋，祇得懷恨而已，其兄聞訊

• 冠頭皮

與余商、可否使鎮更夫查獲、余明知固然、而感情難却、即令往往呼更夫至、果答以難找、其事亦祇可作罷耳、

自己認識相、廠的可以多廠、只可以一元為限、立起來就走、不要忘記中山樓樓花牌牛乳、爲發財的門面、就在乎這裏、蘇榮一看、是頭獎、那麼一定可上十天半月、(只可一次、其餘人去發財、否則要犯自殺、即扳差一些、二獎三獎也別要、要把領來的獎、(金錫或是銀一)可長生車去一寄、把門票要

有許多人稱他小東洋我因他加上一個小叫起來便當些、寫福新裝圖、刊在報紙上、說是

宜些賣給紙烟店裏、白相的錢就到手、但是我有句緊要的聲明、假

本室主斷次在本報、(一)男一)皆有一篇萬仙留萬記、向讀者諸君質疑、本室主猜想諸君、都是聰明高貴、必已將其中細情、參透明白了、但是本室主也曾應許另做一篇文字報告諸君、的那末諸君且在下交、看一個究竟吧、

話說那天呂祖師、並未錦駕到境、那是陸仙弄的玄虛、陸仙因為自己的道行淺、不克轟動人家、因借了他祖師之名、號召全境徒黨、居然一說、全境徒子都信以為真、而且還喊上一個攝影師來、想將祖師仙

鬼賊伎倆

笑吟吟
吟室吟

○滬杭甬鐵路同人會京劇部、將於明年元月十八日舉行義演、故各會員近日皆極積極、教排、教排、教排、亦異常認真云、(芸生)

○南通伶工學校畢業生張國棟、齊友敦與我曾先生高足、有明年在大新舞台掛班遊藝、精武體育會訂於陽歷二月二十日起、開徵求大會、週週

（室主在這裏磨墨舉
）恕我健忘概不答覆，
仍照你答玉郎的老調
重爲禮了，哈哈。）

可侃家

「承香烟哩，昨天更遇見了那攝影師，我們本是相識的，本室主常下便託他道，顧先生，你的照仙鏡，（不是照妖鏡，請讀者注意，）從此可以大大發一筆財了，而且天上神仙，個個都有下凡愛你一照哩，他三打招呼，至此便停止了，哈哈，」